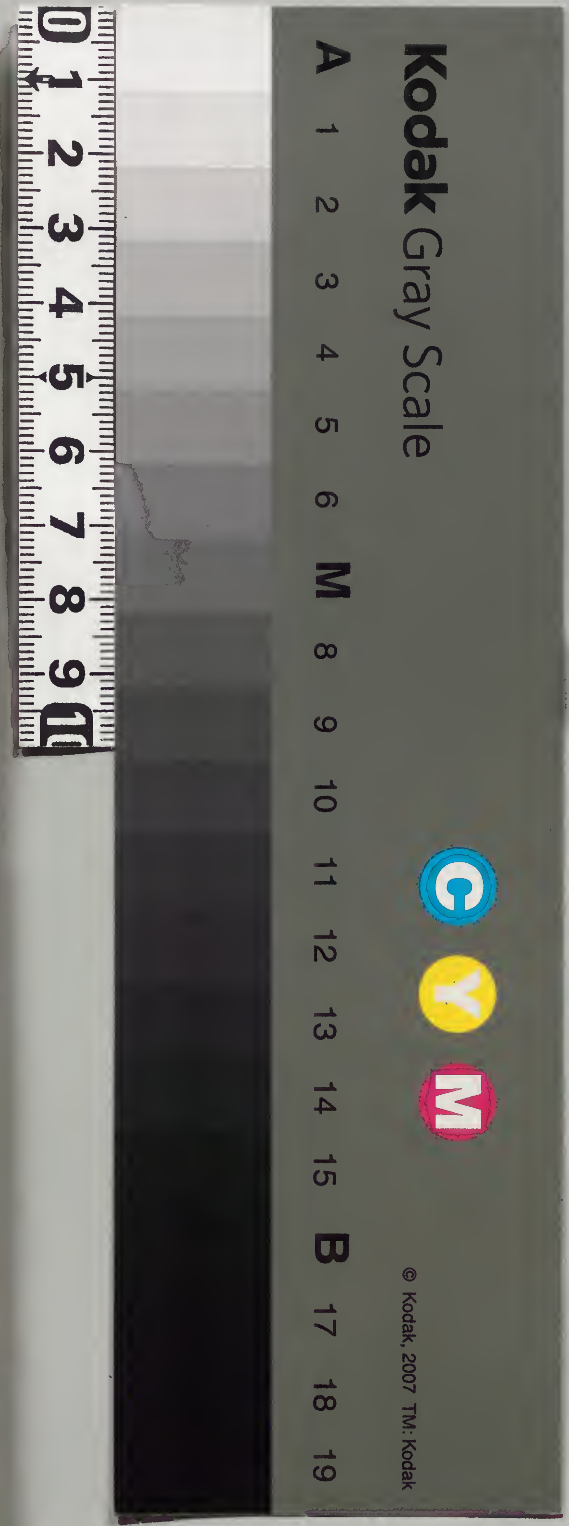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四	四	二	一
九	〇	七	〇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	四〇九
書	一〇一
冊	二〇函
架	四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09
冊數	10(5)
函號	280 40



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五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肯重修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為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

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爲雍州辟世隆爲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叅軍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絕公也元景爲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弘農人劉僧麟亦聚衆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爲孔道存所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出還爲尚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爲太子洗馬出爲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爲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叅軍領南泰山太守轉

司馬東海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今世祖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與世祖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

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參
軍王道起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穰兵領寧
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
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
王靈秀丁珍東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
外兵參軍楊景穆二千匹騎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
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任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
軍有自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
曰被太后令當覲還都卿旣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
使人答曰東下之師又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

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
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
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與世隆別
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泐流而東則坐守空城
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
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
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
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尚書符曰沈攸之
出自隴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廢愛之若
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攸之凶

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
壹等暴寵狂朝金為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
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
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
斯人未足為酷泰始開網漏吞舟畧其凶險取其搏
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與福攸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
湖土崩本非已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棄王師久應
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恥冀有封嶠之捷故得幸會
推遷頻煩顯授內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
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顏曾

天同哀已以為慶累登蕃岳自邳遷荆晉熙王以皇弟
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畧料擇士馬簡
筭器械權撥精銳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
鹵奪罔顧國典踐荆已來恒用姦數既懷異志興造無
端乃感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上丁蟻聚郭
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
人耕田載祖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
內饗宗廟阡危攸之任官上流兵疆地廣勤王之舉寔
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
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劔客羈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

擁護逋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
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箠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
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怨
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寔惡熟罪成
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
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
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
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
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

將軍郤宰精甲二萬衝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
軍臨湘縣開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
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
新亭侯任侯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畧屯騎尉南
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鸞新除寧朔將軍
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
邁又遣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
參軍程隱雋奉朝請諸襲光等輕艫一萬截其精要驍
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勅勤屯騎校
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

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其輜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摠率衆師雲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

日久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郢城旣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兇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

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
火起乃覺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
平慮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
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
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
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道追之
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
二千戶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
太祖踐阼起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南
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爲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
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
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
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
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
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
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
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卽勒百姓
守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旣破虜上欲罷併二豫赦
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
足一於事爲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

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
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兗兗徐
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寇搔
動不安上敕世隆曰北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
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爲備或不可
懈彼郭旣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
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
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
曰昨夜得北使啓鍾離聞賊已渡淮旣審送死便當制
加勦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

覺也賊旣過淮不容邇退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
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
土斷江北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
上雜民大佳民始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
得崇祖啓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兗
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
此世祖卽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齋壁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
曰我不見也入爲侍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
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

中正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摠督伐蠻衆軍仍
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常侍
如故世隆至鎮以方畧討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爲中丞
庾杲之所奏詔原不問復入爲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
拜仍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
琴世稱柳公雙璫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
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
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
夫侍中如故九年卒時年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一十萬布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

中左光祿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
清徽長弘美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挫巨
猾超越前勳功著一代及摠任方州民頌寬德翼教崇
闡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踰
將登鉉味用變鴻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劍
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諡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
書王晏曰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
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
在郢誠心夙悃全保一蕃勳業克著尋淮契闊增泣悲
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

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
焉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夫父永
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
永荅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
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兵隨府轉爲太傅五官
爲義恭所遇遷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
右長史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
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驍
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第遐

爲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
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
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僞受旨與叔
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
中齋取遐遐踰窻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
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
出手得盧矣卽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瓌義成縣侯
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錫之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
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爲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遷
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

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玄有罪瓌坐
不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卽位爲冠軍將軍鄱
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
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
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
還爲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
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頃之上欲復用瓌乃以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
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
復稱疾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卽位加金章紫

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
高宗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蕃起
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
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
二年虜盛詔瓌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兖州
事虜退乃還瓌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
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末屢啓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
樂或有譏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
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大
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畧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

爲之備及敬則反環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環棄郡逃民間事平環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環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環棄城走還宮梁初復爲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墀授策曾無汗馬勅寇乖沮力屈於高塘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

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舉旗游藝善術安絃拂龜義成祚土功立帝基

南齊書卷二十四終

列傳第五

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六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勅重較刊

承德郎有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畧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為慕容德僞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

守父詢之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畧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爲主簿厚遇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爲梁州啓轉崇祖爲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援軍主劉彌之背逆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旣陷徐州崇祖仍爲虜將游兵下邳聞不復歸虜不能制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爲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都之女故虜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胸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板爲胸山戍主送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胸山邊海孤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僞囹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去胙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

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
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
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特兩炬火登山
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啓明帝曰淮北
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金爲淮
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
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帝以爲輔
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襲郡
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筭欲剋復淮北時虜聲當寇淮
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啓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
進可立不世之勲退可絕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
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
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
曰大軍已去獨在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
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在後力戰大敗追者
而歸以父勞封下邳縣子泰豫九年行徐州事徙戍龍
沮在胸山南崇祖啓斷水清平地以絕虜馬帝以問劉
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虜主謂僞彭城鎮
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
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

虜乃退龍沮竟不立歷盱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
如故轉邵陵王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守初崇祖遇
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
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
元徽末太祖憂慮令崇祖受旨卽以家口託皇甫肅勒
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
部曲還都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節督
兖青冀二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兖州刺史太祖踐
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不識運命必常動其蟻
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

莫可徙爲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
如故封望蔡縣侯七百戶建元二年虜遣僞梁王郁豆
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
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城旣廣闊非
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
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
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
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
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
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郭築堰是吾

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
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
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
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
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
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轉式
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
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
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
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相

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爲
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
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
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
下蔡旣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
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
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
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上遣使入
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
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苟

南齊書卷之三十五 列傳 五
陂田世祖卽位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
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
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共
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間流言我
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
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
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銜之太祖崩慮崇祖爲異便令
內轉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
行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啓頻煩升
擢溪壑靡厭浸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

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
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窺窬非覬構扇邊荒互爲表裏
寧朔將軍孫景育寃悉姦計具以啟聞除惡務本刑茲
罔赦便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
禺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
焉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
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
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爲郡
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

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爲長史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欲明帝乞本郡事平爲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爲雍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都子栢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畧義成扶風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守劉攘兵攻討合戰破

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輦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曰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

軍太祖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便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泊沔口敬兒乘舫艫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船下叫呼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

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爲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耗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銜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時攸之遺太祖書曰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

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濶義著斷金
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
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
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賊迫時難相引求全
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
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苦代
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
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
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
與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脫枉一告

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
白初得賢子蹟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
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
令云足下潛構深畧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
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
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
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膏腴人位
竝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胷者哉昏明
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
請爲足下言之群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

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
夫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大
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爲啗以爵
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
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
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
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
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
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
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

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
何惡逾之苦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
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
論者不以劫主爲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
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疆盛誰能相抗尚畏
懼於形跡四海不慙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
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
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築趾
邪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曾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
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

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閣
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
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
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
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
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
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
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旣無伍員之痛苟懷貪恠
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
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

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
不可恒用用之旣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
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礙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
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敘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
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胷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
公私潛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
當自知投杖無疆爲必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
白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
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
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

英主顧盼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斂袂定交款
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
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
之篤誰與間之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
同休顯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
欲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內于時臣子鉗口道路以
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
手救令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
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禍諷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
蓋情等家國共誰衷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

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
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興怨恨事負雅素君子
所不可爲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
邪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救令足下
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
事之相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
襟動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
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罄情本契然遠憂方固
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愆久言邪元徽末德執亡禋祀
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畧事

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
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
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
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
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
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
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
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旣舊典豈見有任
鎮邦家勳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
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

吾亦謂微勳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
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
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勳容見疾頻
笑入戾乃如是乎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旣安不思
撫鎮遂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
長亂宗廟有靈卽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
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便
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
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
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躡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

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
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郎
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
罔蔑宗子驅畧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僅餘劣弱昔
徵茅不入猶動義師况荆州物產雍嶧交梁之會自足
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羶商賂
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
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卽大世
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怕以朝廷
爲旗的秣馬按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
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
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干
里尋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
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
視聽主上叡明當壁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
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途往於此可微不朝如此誰
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闕象館長戟
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
琰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噉
嗤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况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

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爲足下憂之攸之與兼長史江
又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中力授因以爲別敬
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
爲都督給鼓吹一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
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
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旣相抄致敬兒
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
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擊之蓋
以青繖狗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爲公增
邑爲四千戶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

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
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敬兒弟恭兒不肯出
官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
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兒本名猪兒隨敬兒改名也
初敬兒旣斬沈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
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
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董城爲郢援事平依例
蒙爵賞敬兒具以啓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道和
罪誅之道和字敬邕兪主姚興孫也父萬壽僞鎮東大
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和出身爲孝武安北

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
作皇太子元徽中爲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
有功爲撫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三年
徵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
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
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卽位授侍中中軍將軍以敬
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
軍置佐史太祖崩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
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
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

旣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
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晚旣爲方
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爲妾乞兒祝神
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初娶前
妻毛氏生子道文後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棄前妾
而納之尚氏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
迎家口悉下至都啓世祖不蒙勞問敬兒心疑及垣崇
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
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
有闍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

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
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
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蠢茲
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
伍超登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往在本州久包異
志在昔舍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
姦回屢構去歲迄今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
安民每侍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
感本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
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妄設徽

祥潛圖問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氷於嗣業之世此而
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顯露建康民湯火獲商
行人蠻備覩姦計信驛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
刑辟同黨所及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
功曹道固弟道休竝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
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舩艦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
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郎在襄陽聞敬
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不得後首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
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烏

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
閒不足為也

贊曰崇祖為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勳豫牧敬兒莅
雍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藏弓同歸異緒

南齊書卷二十五終

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七

梁蕭子顯撰

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

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
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
寸夢騎五色獅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

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
較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卽位以
爲直閣將軍坐捉刀入殿啓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
閣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
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
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
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至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爲
龍驤將軍軍主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
劉從築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橫
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出補東武暨陽令敬則初出都
至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
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
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敬則旣入縣收此
棺葬之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爲民患敬則
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
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
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
不違誓卽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遷員外郎
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
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船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

軍焚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城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太祖聽察蒼梧去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伺機未有定日旣而楊王夫等危急殞帝敬則時在家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誑不開門敬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牆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敬則從入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窰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

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太祖入殿明旦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床側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爲千三百戶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夕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封爲二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又封敬則子元遷爲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戶齊臺建爲中領軍太祖將受禪

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
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輦入迎帝啓譬令出帝拍
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爲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
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戶加敬則妻懷
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
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
爲都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吳
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
以殉自此道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

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
諸偷恐爲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過見屠
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遷護
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
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
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
守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
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
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

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
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
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
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
常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
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買鞭
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
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
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
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
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虜游蒐
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
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事絕臣登具啓
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
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郵優量原除
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
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
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
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
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

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
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
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減
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
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寔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
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
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畧其目前小
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
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進號征
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剛暴數殺婢翼

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
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
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
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
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中中軍將
軍尋與王儉俱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儉旣固讓敬則
亦不卽受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
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
開府如故進號驃騎十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
遺詔改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

則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
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敬則名位雖
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畧不衿裾接士度皆吳語
而殷勤周悉初爲散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負外郎
虞長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
曰虜中以其棠敬則笑而不答世祖御座賦詩敬則
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
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
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
理明帝卽位進大司馬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雨大洪

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冊
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
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事
竟帝旣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雖外
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
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
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
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絕江
左有蔡邕焦尾琴在土衣庫上敕五曰一給仲雄仲雄
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

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祗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檮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

閣丁興懷曰官祗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且召山陰令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傳庫見有幾錢物詢答縣丁卒不可上祖願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是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啓事騰徐嶽列如右王敬則稟質凶猾本謝人綱直以宋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獎所至遂升榮顯皇運肇基預聞末議功非匡國賞實震主爵冠執珪身登衣袞固以風雅作刺縉紳側目而溪谷易盈鳴梟難改猜心

內駭醜辭外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
著從容附會朕有力焉及景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
望軒冕成陰迺嫌跡愈興禍圖茲構收合亡命結黨聚
羣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萃淵藪姦契潛通
將謀竊發眇卽姻家嶽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
邵之美未聞韓彭之豐以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
卽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誑誤
一從蕩滌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記室參軍李哲太子
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黃門郎元
遷爲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救徐州刺史徐玄

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
胤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
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
朝何用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
興盛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
驤將軍直閣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
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
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蒿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
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
進陵口慟哭乘肩輦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

興盛使軍人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官
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自
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
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
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
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
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敬則之
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封左興盛新吳
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
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也又贈公上延孫爲射聲校尉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爲張永前軍幢主景和
中以勞歷使使太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北
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
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
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劬大桁敗賊進杜姥宅
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
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
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
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乃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
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

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卽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
豐城縣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爲使持節督廣交越
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
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
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
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
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
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卽位
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上答

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
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
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
李俱祗召也上卽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烝一盤
上卽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
上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兖兗徐青冀五
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
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
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兖徙鎮盱眙沈
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

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
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
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
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卽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
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
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
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
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
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
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
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
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
雍司衆軍受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舞陰舞
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愨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
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
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
虜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愨
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遂城平民曰土三城賊稍稍降散
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

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旣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竝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卽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逾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

武前王靜言隆替思又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
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戡遠圖權緩北畧冀戎夷知義懷
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乘
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
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
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
方嶽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羣帥
中外纂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
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塨馬圈城去襄陽三
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
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
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故順陽郡治也虜
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
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
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臺軍緣
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干戰死追贈游擊將
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
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荅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
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
知難無損威畧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

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爲都督
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益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
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尋
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
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
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
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
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獻哲自天超人
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邁此基業世祖武
皇帝昭畧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
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
琴橫出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闔闔皇陛爲市廛
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斯江僕射兄
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狎噬
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豐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
竝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涓陽之悲何
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
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
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
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爲賤寵

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
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
廢吳郡蹇震步生以爲姦倖况事隆於往怪疊倍於前
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
正逾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
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
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
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
裴豫州宿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
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摠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

僧寄竝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充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
群嘉驛屢至所聽烽謀共成脣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
莫不案劔餐風橫戈待節關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
大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畧震於
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
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
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吾
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朝廷遣後
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
左典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

軍驍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采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與盛率衆軍爲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千人登落星崗新亭軍望火謂顯達猶在旣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爲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湧滿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羞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勳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旣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踈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螫賊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王彪河充陳控襄樊

南齊書卷二十六

南齊書卷二十六終

列傳第七

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八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 弟玄邈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後也祖昶宋武
帝平齊以為青州治中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為

萬曆二十三年刊

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

七

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耻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尋除振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啓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

私附得數千人土人怨之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虜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援孝武遣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麋溝湖與虜戰破七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明年懷珍啓求還孝武荅曰邊維須才未宜陳請竟陵王誕反郡豪民王弼勸懷珍應之懷珍斬弼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泰始初除寧朔將軍東安東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騎五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僞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入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

餘人掩擊斬之引軍至晉熙僞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
遣將王仲虬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
仲虬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壽陽又遣王敬則破殷琰
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死虎懷珍等乘勝逐北頓壽春
長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騎校尉將軍如故
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建安王休仁濃湖與賊相持
久未決明帝召懷珍還拜前將軍加輔國將軍領軍向
青山助擊劉胡事平除游擊將軍輔國將軍如故青州
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使懷珍領馬
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徐兗已沒張

永沈攸之於彭城大敗勅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濟淮
救永等而官軍爲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三年春
敕懷珍權鎮山陽先是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暲北征
僧暲遣將於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漸壁未立爲文秀
所破仍進攻僧暲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百
騎步卒二千人公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暲已退保東萊
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恐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
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爲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
左袒齊士庶見於民義積葉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
下何容阻軍緩邁止於此邪遂進至黔陬僞高密平昌

二郡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終不從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守其城懷珍引軍次泮水衆皆曰文秀今遊騎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政宜簡精銳掩其不備耳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僞東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據城劫留高麗獻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碩請降懷珍乃還其秋虜遂侵齊圍歷城梁鄒二城游騎至東陽擾動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兗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

賓懷珍從弟也朝廷以懷珍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史封艾縣侯邑四百戶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旣沒乃止改授寧朔將軍竟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爲荊州仍徙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曰卿性忠讜平所仗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墮事卿每諫之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二衛直會帝崩乃爲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朝廷疑桂陽王休範

中書舍人王道隆宣旨以懷珍爲冠軍將軍豫章太守
懷珍曰休範須有禍萌安敢便發若終爲寇必請奉律
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迫固請不就乃除黃門郎領虎
賁中郎將青州大中正桂陽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
爲使持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軍將軍豫
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京師昇
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沈攸之在荆楚朝議疑惑懷珍
遣冗從僕射張護使郢致誠於世祖并陳計策及攸之
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
虐加楚服必當沮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
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攸之遣使許天保
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攸之進號
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戶攸之圍郢城懷珍
遣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仲穆蠻漢軍萬人出西
陽破賊前鋒公孫方卒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
軍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爲千戶初孝武世太祖爲
舍人懷珍爲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驄
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縮或謂懷
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
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

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年冬徵爲都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授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而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追送晃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霄城侯增邑二百戶明年加散騎常侍虜寇淮肥以本官加平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爲壽春勢援虜退乃還懷珍年

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其冬虜寇胸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至事寧解安北持節四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別量所授其夏卒年六十三遺言薄葬世祖追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敬侯子靈哲字文明解褐王國常侍行參軍尚書直郎齊臺步兵校尉建元初歷寧朔將軍臨川王前軍諮議廬陵內史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秦始中沒虜靈哲爲布衣

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虜中存
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私贖嫡母
及景煥累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虜主虜主送
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永明初歷護軍長史東中郎
諮議領中直兵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
陽王左軍司馬隆昌元年卒年四十九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祖焜衛軍參軍父欽之殿中將軍
補薛令安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沒虜率部曲自
拔南歸太子劭遣使安民領支軍降義師板建威將軍
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遁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遷

左衛殿中將軍大明中虜侵徐兗以安民爲建威府司
馬無鹽令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螿賊晉安王子
勛反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補建安王司徒城
局叅軍擊赭圻湖白荻浦獺窟皆捷除積射將軍軍主
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爲賊所逼安民率舟乘數百越賊
五城送米與興世僞軍主沈仲王張引軍自鱣口欲斷
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又擊鵠尾江城皆有功事平明
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樗蒲官賻安民五擲皆盧帝
大驚目安民曰卿向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
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

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從張永沈攸之討薛安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拒戰還保下邳除寧朔將軍戍淮陽城論鱣口功封邵武縣子食邑四百戶復隨吳喜沈攸之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既沒明帝敕留安民戍角城除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泗口領舟軍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僞長社公連營十餘里寇汝陰豫州刺史劉劭擊退之虜荆亭戍王昇乞奴棄城歸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荆亭絕其津逕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太祖在淮安民遙相結事明帝以爲疑徙安民爲劉韞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

兆太守又除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竝不拜重除本職又不拜改授寧朔將軍山陽太守泰始末淮北民起義欲南歸以安民督前鋒軍事又請援接不克還除越騎校尉復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太守張澹棄涪城走以安民假節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軍五獠亂漢中敕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還至夏口元徽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假節將軍如故別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民出頓遣軍援京師徵授左將軍加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

冠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遣致誠而游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太祖慮其有變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口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迥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授冠軍將軍驍衛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太祖與別宴語淹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曆數有歸蒼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安民白太祖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安民爲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軍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盆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昇明三年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邑千戶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

論議謂安民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虜退安民泚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候生禽元初斬建康市加散騎常侍其年虜又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虜攻胸山連口甬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年引水步軍入清至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遽之

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父彎側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虜遣其菟頭公送攻車材至布丘左軍將軍孫文顯擊破走之燒其車材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標之兗州人徐猛子等合義衆數萬若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州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遲虜急兵攻標之等皆沒上甚責之太祖崩遺詔加侍中世祖卽位遷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

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將軍如故四年爲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賻錢十萬布百匹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爲崇詔曰安民歷位內外庸績顯著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敷政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殞喪痛傷于懷贈鎮東將軍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謚曰肅侯

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也祖宰僞北地太守父蕤東莞太守玄載解褐江夏王國侍郎太宰行叅軍泰始初爲長水校尉隨張永征彭城臺軍大敗玄載全軍據下邳城拒虜假冠軍將軍官軍新敗人情恐駭以玄載士望板爲徐州刺史持節監徐州豫州梁郡軍事寧朔將軍平胡中郎將尋又領山陽東海二郡太守五年督青兗二州刺史將軍東海郡如故七年復爲徐州督徐兗二州鍾離太守將軍郎將如故遷左軍將軍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改持節都督二豫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守如故遷撫軍司馬出爲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事冠軍將軍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

尋徙督益寧二州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
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進號後軍將軍封鄂縣子
徵散騎常侍領後軍未拜建元元年爲左民尚書鄂縣
子如故會虜動南兖州刺史王敬則奔京師上遣玄載
領廣陵加平北將軍假節行南兖州事本官如故事寧
爲光祿大夫員外散騎常侍永明四年爲持節監兖州
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兖州刺史六年卒時年七十六
謚烈子玄載夷雅好玄言脩士操在梁益有清績西州
至今思之從弟玄謨子瞻宋明帝世爲黃門郎素輕世
祖世祖時在大牀寢瞻謂豫章王曰帳中物亦復隨人

寢興世祖銜之未嘗形色建元元年爲冠軍將軍永嘉
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爲守寺所列有司以啓世祖世
祖召瞻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遣左右口啓上曰父
辱子死王瞻傲慢朝廷臣輒以收治太祖曰語卽此何
足計旣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瞻兄寬宋世與瞻竝爲方
伯至是瞻雖坐事而寬位待如舊也寬泰始初爲隨郡
值西方反父玄謨在都寬棄郡歸明帝加賞使隨張永
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西爲賊所執請得西行遂
襲破隨郡斬僞太守劉師念拔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
圖畫寬形建元初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

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爲光祿大夫三年卒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初爲驃騎行軍參軍太子左積弩將軍躬聲校尉秦始初遷輔國將軍清河廣平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卽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赴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爲持節都督青州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爲帝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令人要之玄邈雖許旣而嚴軍直

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不恨也昇明中太祖引爲驃騎司馬冠軍將軍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如故出爲持節都督梁南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進號右將軍侯如故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戍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乃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伎妾於城內攜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爲

征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遷都官尚書
世祖卽位轉右將軍豫章王太尉司馬出爲冠軍將軍
臨川內史秩中二千石還爲前軍司徒司馬散騎常侍
太子右率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兖州緣淮軍事平北
將軍兖州刺史未之任轉大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
常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出爲持節監徐州軍事平北
將軍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州
民周盤龍等作亂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梯上城射
殺城局參軍唐穎遂入城內軍主耿虎徐思慶董文定
等拒戰至曉玄邈率百餘人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

盤龍等玄邈坐免官鬱林卽位授撫軍將軍遷使持節
安西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
尋轉中護軍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
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
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遷持節都督南兖充
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轉護軍將軍
加散騎常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
諡曰壯侯同族王文和宋鎮北大將軍仲德兄孫也景
和中爲義陽王昶征北府主簿昶於彭城奔虜部曲皆
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之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

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四
不去邪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
和斬其使馳白世祖告變棄郡奔郢城永明中歷青冀
兗益四州刺史平北將軍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故蕃
岳阻兵之機州郡觀豐之會此數子皆宿將舊勳與太
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
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載兄弟門
從世秉誠烈不爲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贊曰霄城報馬分義先推靈哲守讓方軌丁韋李佐東
土謀發天機王爲清政其風不衰玄邈簡朕早背同歸

南齊書卷一十七終

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九

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九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桓榮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祖譚朱

萬曆二十三年刊

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

九

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
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
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
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
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
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員外正員郎冀州中正
宋朝初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啓太祖曰讖書云金刀
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爲相國從事
中郎遷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
初卽位祖思啓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

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罔志
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
教不得以夷禍革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
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置民
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引脩文
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列限外之職問其所樂
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
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民識
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
絺以韋帶劔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

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
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昱興以浙米見誚宋武節
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幃三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
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
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後麗亡
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撲寢殿則素木卑構簠
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筋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
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
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
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兀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
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刻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
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唯以獄市爲寄餘
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
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
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
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
律有家子孫竝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
氏繫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
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
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

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微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簫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

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樞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青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讐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

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
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
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污上無妄動知如
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褻諛爲
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
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匆匆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
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
旣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
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

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
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卽
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
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
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
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
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
司馬領齊郡太守本官如故是冬虜動遷冠軍將軍軍
主屯淮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如故仍遷假節督
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上歎曰我方欲用祖

思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祖思宗人文仲初
辟州從事泰始初爲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
初從太祖於新亭拒桂陽賊著誠効除游擊將軍沈攸
之事起助豫章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爲徐州刺史
建元初封建陽縣子三百戶二年虜攻鍾離仲文擊破
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虜荏眉戍殺戍主龍
得侯及僞陽平太守郭柱弒館陶令張德濮陽令王明
時虜攻殺馬頭太守劉從上曰破荏眉足相補文仲又
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
攻僞淮陽太守梁惡竝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磊碑於

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啓上敕曰北間起義者
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袂當
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爲百姓所憚除黃門郎領
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纏鬚繩一枚上爲納受
永明元年爲太子左率累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
太守四年卒贈後將軍徐州刺史謚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宋世爲
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
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
田爲續命田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侯之辭不

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
明日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
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
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
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
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
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
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
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應朝廷
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將軍青州刺史

以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
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民病卒仍以善明爲綏遠將軍
冀州刺史文秀旣降除善明爲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
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櫛雜菓遂獲其利
還爲後軍將軍直閣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母陷北虜移
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
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
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
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
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

事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爲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
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明從弟僧副
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暴淮北僧副將部曲
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
爲安城王撫軍叅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
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
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爲長筭今秋風行
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善明日
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世
出唯當靜以待之四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

目貽猖獗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
納之蒼梧廢徵善明爲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獻
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收衆聚騎營造舟仗
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途累旬
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
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
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
晦失理不鬪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
之根本根本旣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

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宦情旣逢知己所以勦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濟濟鄙懷旣申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祚以善明勳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臥治也代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

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照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帟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曾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胄臨皇曆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且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業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

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陳愚管警言芻議伏待
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
宜存問遠方宜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
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
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
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
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畧以待事
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
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
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

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
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
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
一以爲交州險夔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
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土
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
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答曰省所獻雜語
竝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鑠情識
忠款旣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
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廣開賓館以

接荒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
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
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
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
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
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
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
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
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
畧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里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

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曰者沈攸之擁長蛇
於外祭秉復爲異識所推唯在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
吾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旣不辦有
抽劔兩城之用橫槩舉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
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
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
甚出蕃不與台輔別人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
無猜無託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
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
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爲鄉導之使

輕裝啓行經營舊壤合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
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建元二年卒年四十九遺命薄
殯贈錢三萬布五十匹又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
宣豫經夷嶮勤績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
豫州刺史諡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
卷太祖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善明從弟
僧副官至前將軍封豐陽男三百戶永明四年爲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卒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治中侃
涉獵書傳出身正員將軍補長城令薛安都反引侃爲

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侃自拔南歸除積射將
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結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
冠軍錄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反後新失淮北始遣
上北戍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閒邊淮騷動恒恐虜至上
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疑於
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越序德晦河
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
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鷗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
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笳
夜厲羽鞞晨征幹晴潭而悵泗樾松洲而悼情蘭涵風

而瀉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
歛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
源靚霧壘首暉霞戒旋鷁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
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
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澗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
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
鑿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選心以棲玄侃達
上此旨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元徽初巴西人
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侃銜使慰勞還除羽林監加建
武將軍桂陽之難上復以侃爲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

新亭使分金銀賦賜詣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爲綏虜
將軍山陽太守清脩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
除前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除侃游擊將軍遷太祖驃騎
諮議領錄事除黃門郎復爲太祖太尉諮議侃事上旣
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代之功
以功封新建縣侯五百戶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校
尉任以心膂上卽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
元年卒年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
二州刺史謚質侯弟烈字休文初爲東莞令張永鎮軍
口兵累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將軍袁粲起事太

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平石頭封吉陽縣男建元
中爲假節督巴州軍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
如故永明中至平西司馬陳留太守卒官

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尚書崇祖從父兄也父諒
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馬及射或謂之曰武
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
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
犬羊乎宋孝建中州辟主簿爲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
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
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榮祖

誓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卽位四方
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
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
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
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
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
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
被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爲安都將領假署冠軍將軍
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虜遣騎追之
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

上保持之及明帝崩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
朔將軍東海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畧故以此郡
相處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登
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除晉熙王征虜安成王車
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太祖欲渡廣陵榮祖諫曰領
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行輕騎廣陵人一且
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卽有扣臺
門者公事去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
國將軍除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郎
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軍預佐命

勲封將樂縣子三百戶以其祖舊封封之出爲持節督
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遷黃門郎永明二年爲冠軍
將軍尋陽相南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田
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官削
爵付東冶案驗無實見原爲安陸王平西諮議帶江陵
令仍遷司馬河東內史遷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冠軍將
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正巴東王子響事
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逾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
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
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年五十七從

父閔宋孝建初爲威遠將軍汝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丞相義宣賊以功封西都縣子累遷龍驤將軍司州刺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閔出守盱眙領兵北討薛道標破之封樂鄉縣男三百戶昇明初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遷右衛將軍太祖卽位以心誠封爵如舊加給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六永明五年卒諡定子榮祖從弟歷生亦爲驍騎將軍宋泰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婿裴祖隆爲下邳太守歷生時請假還北謀殺祖隆舉城應朝廷事發奔走歷官太子右率性苛暴好行鞭捶與始安王遙光同反

伏誅

史臣曰太祖作牧淮堯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畧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與理成合契蓋帷幙之臣也贊曰淮鎮北州獲在崔劉獻書上議帝念忠謀侃奉潛躍皇瑞是鳩垣方帶礪削免虛尤

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九

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呂安國廣陵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隱

重有幹局爲劉勔所稱泰始二年勔征殷琰於壽春安國以建威將軍爲勔軍副衆軍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於橫塘安國抄斷賊糧道燒其運車多所傷殺琰衆奔退勔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琰閉門自守安國與輔國將軍垣閔屯據城南於是衆軍繼至安國勦第一封彭澤縣男未拜明年改封鍾武縣加邑爲四百戶累至寧朔將軍義陽太守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虜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爲督司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太守稍遷右軍將軍假輔師將軍元徽二年爲晉熙王征虜司馬輔師將軍如故

轉游擊將軍三年出爲持節都督青兗冀三州緣淮前鋒諸軍事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明年進號冠軍將軍還爲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征虜將軍如故先是王蘊罷州南中郎將南陽王翽未之鎮蘊寧朔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平西將軍黃回至郢州遣軍主任侯伯行湘州事又殺佩玉侯伯與回同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侯伯水軍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安國至鎮收侯伯誅之尋

進號前將軍太元元年進爵增邑六百戶轉右衛將軍
加給事中二年虜寇邊上遣安國出司州安集民戶詔
曰郢司之間流雜繁廣宜竝加區判定其隸屬參詳兩
州事無專任安國可暫往經理以本官使持節總荆郢
諸軍北討事屯義陽西關虜未至安國移屯河口以俟
應接收封湘鄉世祖卽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
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兗兗徐
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仍爲都督湘
州刺史四年湘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有疾徵爲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
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上遣中書
舍人茹法亮救安國曰吾恒憂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
難也明年遷都官尚書領太子左率六年遷領軍將軍
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
光祿大夫兗州中正給扶上又救茹法亮曰吾見呂安
國疾狀自不宜勞且脚中旣恒惡扶人至吾前於禮望
殊成有虧吾難救之其人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
好差不復須扶人依例入幸勿牽勉八年卒年六十四
贈使持節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
部諡肅侯時舊將帥又有吳郡全景文字弘達少有氣

力與沈攸之同載出都到奔牛埭於岸上息有人相之
君等皆方伯人行當富貴也景文謂攸之曰富貴或可
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景文仍得將領爲軍主
孝建初爲竟陵王驃騎行參軍以功封漢水侯除員外
郎積射將軍泰始二年爲假節寧朔將軍宄從僕射軍
主隨前將軍劉亮討破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
國將軍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隨太
祖於葛冢石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決敕景文隸
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前軍將軍封孝
寧縣侯邑六百戶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

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出爲
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虜將軍南
琅邪濟陰二郡太守軍主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以
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遷光祿
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守還累遷爲
給事中光祿大夫永明九年卒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少貧微傭書自業有氣
幹爲吳郡晉陵防郡隊主宋孝武伐太初山圖豫勳賜
爵關中侯兗州刺史沈僧榮鎮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爲
已建武府參軍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僧榮遣山圖領二

百人詣沈慶之受節度事平論勳為中書舍人戴明寶
所抑泰始初為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或舉山圖
將領呼與語甚悅使領百舸為前驅舉軍主佺長生等
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預平濃
湖追賊至西陽還明帝賞之賜苑西宅一區鎮軍將軍
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
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
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為
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得千餘人守下邳城
還除給事中允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

數加怒誚後遂自改出為錢唐新城成是時豫州淮西
地新沒虜更於歷陽立鎮五年以山圖為龍驤將軍歷
陽令領兵守城初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
稽鄞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能討明
帝遣直後聞人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將黨
與出行達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令耿猷東境
大震六年敕山圖將兵東屯浹口廣設購募流為其副
暨掣所殺別帥杜連梅洛生各擁衆自守至明年山圖
分兵掩討皆平之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
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

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
至先羸兵偃衆遣幢主龐嗣厚遺鳳要出會聚聽以兵
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
衆百餘人束首降除寧朔將軍漣口戍主山圖逼漣水
築西城斷虜騎路并以漑田元徽三年遷步兵校尉加
建武將軍轉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諸軍事寧朔
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溫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
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太祖輔政山圖密
啓曰沈攸之又有異圖公宜深爲之備太祖笑而納之
武陵王贊爲郢州太祖令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晉熙

王燮自郢下以山圖爲後防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
督啓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益城衆議以益城城小難
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
川岳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
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
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
軍進號輔國將軍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
山圖曰攸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其爲人性度險刻
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
耳攸之旣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

軍前下緣流叫盆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
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
圖領部曲鎮京城鎮戍諸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輔
國如故建元元年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出爲假節督
兗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
百姓附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其秋虜動上策虜必不
出淮陰乃敕山圖曰知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策
畧悉以相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
虜果寇朐山爲元玄度盧紹之所破虜於淮陽是時淮
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敕山圖曰

卿當盡相帥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
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處閉目
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勳耳若不藉此平
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
爲虜所沒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表移東海郡治漣口
又於石鰲立陽平郡皆見納世祖踐阼遷竟陵王鎮北
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
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
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
何用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林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

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救參問遣醫給藥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

周盤龍北蘭陵蘭陵人也宋世上斷屬東平郡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泰始初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累至龍驤將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邑四百戶元徽二年桂陽賊起盤龍時爲宄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隨太祖頓新亭與屯驤校尉黃回出城南與賊對陣尋引還城中合力拒戰事寧除南東莞太守加前

軍將軍稍至驍騎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官預平石頭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懷貳被徵以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改封沌陽縣太祖卽位進號右將軍建元二年虜寇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決水漂漬盤龍率輔國將軍張倪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人獲牛馬輜重上聞之喜詔曰醜虜送死敢寇壽春崇祖盤龍正勤義勇乘機電奮水陸斬擊填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尅定斯實將率用命之功文武爭伐之力凡厥勳勤宜

時銓序可符列上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
手敕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率改授持節軍主如故
明年虜寇淮陽圍南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甬城謂
人曰我今作甬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問其故買曰甬
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
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
數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敕盤龍曰甬
城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
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軍人扶淮步
下也買與虜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覓

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
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秦叔已
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稍直奔虜素畏盤龍驍名卽
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
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
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攬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
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未明
元年遷征虜將軍南琅邪太守三年遷右衛將軍加給
事中五年轉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講
武常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

出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
進爵侯甬城戍將張蒲與虜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
清中採樵載虜二十餘人藏伏笏下直向城東門防門
不禁仍登岸拔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
等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三人賊衆被創赴水而虜軍
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
虔等領五百人赴救虜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
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
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
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

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子
奉叔勇力絕人隨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世祖使領軍
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侵斥爲東
宮直閤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卽位與直閤將
軍曹道剛爲心膂道剛驍騎將軍加冠軍將軍奉叔游
擊將軍加輔國將軍竝監殿內直衛少日仍遷道剛爲
黃門郎高宗固諫不納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射尤
見親寵得入後宮尋加領淮陵太守兗州中正道剛加
南濮陽太守隆昌元年除黃門郎未拜仍出爲持節都
督青冀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青州刺史時帝謀誅宰輔

故出奉叔爲外援除道剛中軍司馬青冀二州中正本
官如故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高宗輔政以爲不可
封曲江縣男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高宗
說喻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高宗慮其一
出不可復制與蕭諶謀稱敕召奉叔於省內殺之勇士
數人拳擊久之乃死啓帝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
其奏高宗廢帝之日道剛直閣省蕭諶先入戶若欲論
事兵人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胷死因進宮內廢帝奉
叔弟世雄永元中爲西江督護陳顯達事後世雄殺廣
州刺史蕭季敞稱季敞同逆送首京師廣州刺史顏顛

討殺之

王廣之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
爲馬隊主宋大明中以功補本縣令殿中龍驤強弩將
軍驃騎中兵南譙太守泰始初除寧朔將軍軍主隸寧
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相守臺
軍相拒移日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
援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回千道連等要擊
於橫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肉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
敗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時
合肥城反官軍前後受敵都督劉劭召諸軍主會議廣

之曰請得將軍所乘馬往平之勔以馬與廣之廣之去
三日攻尅合肥賊仍隨懷珍討淮北時明帝遣青州刺
史明僧暲北征至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三
千餘人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所置長
廣太守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蠻縣子三百戶
尋改蒲圻除建威將軍南陽太守不之官除越騎校尉
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爲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
太守又除游擊將軍寧朔如故加給事中冠軍將軍討
宋建平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五百戶太祖廢蒼梧
出廣之爲假節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守冠軍

如故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預平石頭仍從太祖頓
新亭進號征虜將軍太祖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
子奴亡逸太祖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
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
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第
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
進爵爲侯食邑千戶轉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北虜動明
年詔假廣之節出淮上廣之家在彭沛啓上求招誘鄉
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許之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
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尅獲坐

免官尋除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卽位
遷長沙王鎮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陽栢南
新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將軍如
故出爲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還
爲光祿大夫左將軍司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
侍前將軍世祖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
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除游擊將軍不
拜十一年虜動假廣之節招募隆昌元年遷給事中左
衛將軍時豫州刺史崔慧景密與虜通有異志延興元
年以廣之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

郡軍事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預廢鬱林勳增封三百戶
高宗誅害諸王遣廣之征安陸王子敬於江陽給鼓吹
一部事平仍改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
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戶建武
二年虜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解圍廣之未
至百餘里虜退乃還明年遷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四年
卒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諡曰壯公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
戰之力安國等致効累朝聲勤克舉竝識時變咸知附
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會不若也壯矣

哉

贊曰安國舊將協同遷社同禪九江翊從中夏盤龍殺敵洞開胡馬廣之末年旌旄驟把

南齊書卷二十九終

列傳第十

